



醫學質驗卷之二

相州戶倉元周深甫著

傷寒啟微中

三陽三陰論

或問傷寒論三陽三陰於經可以為經絡之事乎哉其經
所循環其支所貫按其臟腑屬絡隨邪所着之處而經絡
為之亦戾臟腑為之失常疾患由此而起而異其證候此
非直經絡藏府所病之異則矣區其證候乎哉周應之曰
予之所謂三陽三陰者靈素之所至非傷寒論之本旨也

東吳任應政和中節
是張元用元怡林甫

仁榮

門 武
編 240
卷 2

國氏藏書

東奧佐藤政和中節
尾張荒川元怡林甫
相州片倉元周深甫著

醫學質驗

醫學質驗卷之二

相州片倉元周深甫著

門人

東奧佐藤政和中節

尾張荒川元怡林甫

全校

傷寒啟微中

三陽三陰論

或問傷寒論三陽三陰於周可以為經絡之事乎哉其經所循環其支所貫挾其藏所屬絡隨邪所着之處而經絡為之乖戾藏府為之失常疾患由此而起而異其證候此非有經絡藏府所病之異則奚區其證候乎哉周應之曰子之所謂三陽三陰者靈素之所至非傷寒論之本旨也

醫學質驗

傷寒啟微中

靜儉堂

若如其說則傷寒之邪特着十二經之半而其他經則避而不欲着耶將其他經不欲受邪耶吁為傷寒之邪避其他經而不欲着乎哉又得為其他經不欲受邪乎哉夫人一身血氣所注經脈所流外則皮毛肌肉內則藏府筋骨凡騰之所通會理之所文理猶張網羅會合迴環上下來往無有間斷故髮之長爪之生血氣之行無止時也今夫邪之傷人而令人病也若其着表則經脈為之乖戾或急或緩或沸騰或凝閉而其見証則為嗇嗇寒為翕翕熱或為頭項強痛為骨節疼痛或汗出或無汗或為寒熱往來為胸滿脇痛或為嘔吐欬喘等也若其入裏則藏府為之

錯和或為實或為虛或為寒為熱而其見証則為結胸為痞結為煩躁為大渴或為潮熱譫語或為腹滿便難或為小便數又反不利或為鄭聲為身踈為背惡寒為脚攣急或但欲寐或不得臥寐或為筋惕肉瞤或為四肢厥冷或為下利吐逆嘔噦等類此其表裏証候雖無算非因邪氣着某某經絡病某某府藏而區之也今其所以見証不一而有淺深緩急者蓋因其人藏府之強弱寒熱與宿疾之有無與邪之輕重緩急也故云繫之經絡而立論者固靈素之所主也若傷寒論則異於是是故曰太陽病陽明病等而不稱太陽經陽明經等况又不說經脈流行乎其然

故其設三陽三陰者所以辨病之淺深輕重寒熱也是以見屬表云云之脈証也則名之太陽病少陽病等又具屬裏云云之脈証也則稱之陽明病少陰病等爾夫脈証具而名稱乃立名稱立而後治方隨焉又曷依經絡之循環貫挾以配其病証於經絡而稱六經之為乎哉方有執程應旄柯琴之徒非不知從淺深而定六部雖然其偶論及于此者尚未能廢六經名目遂至議論相矛盾而無確說矣周按其分六等者蓋古論病之準則故左氏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雖固與三陽三陰異也古分病以

六等則同焉是以傷寒論有三陽三陰者蓋是湯液論所創立也若夫以是為仲景本于靈素假經絡以設之則謬也故諸家稱為六經者非古之義也

天行溫疫不異於傷寒論
曰疫曰厲曰癘疾曰熱病曰溫病曰天行曰溫疫曰時病曰時氣曰疫癘曰疾疫曰時疫者古總稱而謂傷寒也然而經史所載率皆謂疫者何也夫史之記事所以明天時之災害替人道之幽變警人君以示勸誡也公羊傳云大災為疫以其殞生民害萬物關於政事臧否乃特標曰疫而不曰傷寒也在我醫則不論大災小禍不問寒暑濕風

凡人感天地變異之氣而為病者總謂之傷寒也是以素問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難經曰傷寒有五仲景鳩風寒暑濕厲疫溫病等之治法名其書而為傷寒論小品云傷寒是雅士辭天行瘟疫是田舍間號耳下文又云其實殊者不深致耳又外臺祕要許仁則云天行病方家呼為傷寒則其為總稱者可以觀矣夫疫之為病繹其所因天時之乖違或人事之錯亂或尸氣之纏染或毒氣之變蒸皆能為斯病也而其証雖變化不一乎率皆熱邪熾盛而雖有惡寒必一二日而乃止唯見灼灼蒸熱頭痛汗出心煩體躁煩渴語語等証者是其候也而此病之行也小則一家一鄉大則

一城一州至其甚則通天下罹于是矣其損傷生民莫此為甚也非雷人然也又有鷄瘟猪瘟牛瘟馬瘟羊疫等而實天地之異氣使然者耳故周禮讎以逐疫論語鄉人讎孔子朝服致其誠敬又漢張衡東京賦載卒歲大讎毆除群厲之事又王充論衡云顓頊氏子生而亾居歐陽之間王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氣又唐王建宮詞詩金吾除夜進難名畫袴朱衣四隊行自古逮漢至唐畏疫如斯矣然傷寒論之不以疫名而以傷寒名者何也蓋以疫名於是也則恐後人視以為老少同一病狀之疾疫而不為四時常有之傷寒也是以稱之傷寒而示其所指廣大而

弗遺也。是即古昔所以傷寒為外邪總稱也。明喻嘉言嘗著詳論溫疫而破大惑一編，援古證今，辨叔和之謬，據本平脈篇所謂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上焦云云，一條而謂全非傷寒中所有事，乃論疫邪從入之門變病之總，而為溫疫之邪，從口鼻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傷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繇外廓而入，而自謂開千載憤懣，救從前謬迷，發聖言奧理，又解溫病風溫云，風溫春月時令本病也。試觀仲景於冬月正病以寒統之，則春月正病定當以風統之矣。又云仲景見冬不藏精之人，兩腎間先已習習風生，得外風相召，而病發必

全具少陰之證，故於溫字上加一風字，以別太陽之溫耳。又云欲明冬寒春溫夏秋暑濕之正，自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嘗法。嗚呼喻氏雖俊才，未識傷寒即外邪總稱，斷乎以溫疫為別加一氣求治法於他，是故其所論娓娓數千言，雖文辭可觀，猶蒼蠅在紙窗中，至闡發本旨，則遠滋甚也。又明未有吳有性者，著溫疫論一編，其中有一二湯方，可採用者，然而其言云仲景以傷寒為急病，因立論以濟天下後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溫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諄諄告世，至於溫疫之証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又云傷寒論散亡之餘，非全書溫疫之論，未必不

由散亡也明矣吁彼不為細繹古經以夏蟲之見覩傷寒字以為獨冬傷於寒之傷寒而遂搯內經募原偈偈乎為邪從口鼻入而着於是乃依截癘藥新定達原三消等方又增損于柴胡加味於承氣首鼠乎四物改易其方名而製數方此乃偷震亨之意奪仲景之功而其所原之論實出於喻氏之唾餘方約之丹溪心法亦而更三焦作募原云瘧疫邪從口鼻入而更三焦作募原別以邪盤踞於募原浮越於諸經設說使俗醫眩惑耳目矣而內經募原彼真能究之然後發諸論邪全篇未有其正說也其所謂募原者亦唯不過指半表半裏之分耳夫於此際之治法仲景既已有柴胡輩之諸湯亦何必求達

原三消之類乎哉究竟至於其邪既深劇則不能出于承氣白虎之外特采傷寒論中少陽陽明二篇而剽攻下清熱法猶自我肇者而罔聖經謗賢論惑世誣民是可謂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也其罪莫斯大矣段使有性不能獲傷寒論本旨其或曰溫疫治法後人苦難得其要是以擇仲景之方而又附獨得見則猶可也曷為得曰以病之少者尚諄諄告世至於溫疫之証多於傷寒百倍安置勿論乎哉夫傷寒者外邪總稱也故不問風寒暑濕及異氣之殊又不論從皮膚從口鼻之異凡外邪之中人身而為病者總謂之傷寒如前所論矣夫疫者役也又民皆病也其

病大率自春末至秋初為甚故左氏傳云山川之神旱癘
疫之災於是乎禁之雖然此惟言其大概耳嘗讀魏曹植
疫氣說曰因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氣矣則疫之
果不關於夏秋也可以見焉是以傷寒即溫疫溫疫者即
傷寒也况仲景既云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
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有性讀
其書觀其文皆為冬傷於寒而死者邪夫仲景之宗族死
亡者百有餘人有性尚為病之少者則為仲景氏之宗族
唯病之而其他則不病邪將仲景之宗族餘二百者曾無
澣衣布苴之家皆重貂累蓐之人而不嬰于溫疫邪抑不

讀曄之漢史所載大疫流行事邪夫仲景之宗族豈盡殿
處鼎食之人而曾無荆室藜藿之家哉豈盡感於冬月之
寒而死者哉又豈為盡不疾乎溫疫哉孔子曰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嗟己不達而短先賢其害于仲景甚楊
墨之於孔顏也是亦不異蝙蝠掛軒笑人倒行矣為聖賢
之徒者不亦辨乎近醫家為有性所毒動輒曰此非傷
寒即溫疫爾其處方也達元三消等之飲柴胡養榮承氣
養榮等之湯其試之偶得中病而瘳也遂奉其書為金科
玉條乃以為傷寒治法與溫疫治法迥異者而未知采傷
寒論湯方敷演之而立一家之言虎豹亦受犬羊欺雷同

醫學寶鑑
嘖嘖不暇濯耳殆將晦聖經顯左道甚矣哉人之好奇也
其流弊之極賊夫人之子豈不悲乎哉夫傷寒論溫病風
溫前註皆引內經冬傷於寒春必溫病以解之又轉金匱
真言論所論以為冬不藏精春必病溫之義遂為腎陰已
虧至春陽發動發之於病者蓋是皆不知內經與傷寒論
為各一家言而欲牽強以合符節者爾又或云風溫謂觸
犯於溫而有風也或云風邪溫氣並感之証或云溫病為
風藥所壞遂名風溫也其他紛紛鑿說猶滄海橫流然以
余觀之溫病風溫是傷寒中之小節目即與名為中風名
曰傷寒名曰結胸名曰藏結名曰水逆此為壞病之類政

同其義矣蓋見太陽証一二渴而不惡寒者名為溫病也
又太陽病已發汗後身如火灼大熱者名曰風溫也此即
與以惡風汗出脈緩為中風以惡寒無汗脈緊曰傷寒者
其意無殊也其他不繁引証矣嗚呼詎以是為冬不藏精
而腎陰虛憊者而望治法於固本腎氣之湯等乎若如其
說則遇溫病流行之歲則為舉天下人人皆冬不藏精乎
殆不通之論耳若夫當嚴寒時有發熱而渴不惡寒証則
尚為溫病可也又雖當酷暑時見頭項強痛發熱惡寒無
汗脈浮緊証則尚曰傷寒可也其他宜類推也夫溫病風
溫固傷寒中之小節目而此証熱邪尤熾盛也者爾故王

充論衡論四汗出者而以溫病為火熱之變也其然則溫病白虎加人參湯所主風溫白虎湯所宜也此皆對陽明諸篇而相發者爾而其所列証固非虛候詳說見傷寒論例解中喻氏深泥于冬不藏精之義觀風溫下有被下被熏火之變逆而乃盡為具少陰証又論溫疫以為別病抑何不思之甚也夫傷寒者外邪總稱也不翅指寒暑濕風天行溫疫也又以後世所謂大頭瘟蝦蟆瘟瓜瓢瘟疣瘡瘟謂之傷寒亦不為不可也由此觀之溫病風溫溫疫豈外於傷寒乎哉豈引冬不藏精以為腎陰虧者乎哉又豈獲為視異氣於三焦募原以與傷寒殊治者乎哉若夫至病之變化

見表裏虛實証候則宜就陰陽六篇中擇治方勿必拘拘於春秋寒暑是謂之活法有識君子以臧否前哲罪我者我固所不辭也

三陽三陰治法論

夫三陽三陰之拆而六其名者非內經所謂隨經脈流注升降迴環而各異其所病之狀態者也蓋定其病位列其証候令人識得病之淺深輕重緩急所以示藥之寒熱攻補各異其治之標準也前篇既審焉又兩截三陽三陰為表裏統名者不可也夫表裏者在三陽既已具備矣又太陰少陰論表証則是以三陽三陰不可為表裏者彰乎

明矣。夫三陽三陰者，寒熱之分，而三陽主熱，三陰主寒。而太陽者，表之名，少陽者，半表裏之稱，陽明三陰俱稱之裏也。而其治法，則桂枝麻黃之類治太陽，柴胡之類治少陽，承氣白虎之輩主陽明，四逆之輩主三陰。此即治傷寒之定法，實盡于茲焉。然則其他數十有餘方，為何而設也？此則傷寒論之所因起，又其所以命之曰論也。夫三陽三陰雖具其証，備其方，至病之變態，則以有淺深緩急併合二病，或雜證相兼，或陰陽混淆，或似而非者，故其法其方亦復多矣。而其法方之多者，蓋所以論其証候，辨其真假，應其變化，以施治方也。夫陽明三陰之同，一裏而異其病狀，

者是固熱與寒之分耳。唯三陰之均寒，而其証候之殊者，非脾肝腎有病各異之也。今詳其証候及治方，咸是胃中之事，蓋以其有輕重緩急各區，其名者爾。夫陽明與三陰其為裏也，而其治法則寒與熱異，啻霄壤乎。此其熱之實於胃，名之陽明，寒之淫于胃，謂之三陰，而少陰為之專主矣。太陰者，近少陰，而又不遠陽明也。厥陰者，即少陰之劇極者也。俱皆邪之湊于胃中，而為寒與熱，而寒復有緩急耳。故陽明之於腹滿腹痛不大便，太陰之於腹滿而吐，自利腹痛，少陰之於吐利手足寒，厥陰之於吐利厥逆，其証候莫不皆關胃中，是因邪之輕重與其人藏氣之強弱。

而有寒熱微劇之異已故在三陰則主薑附於陽明則主硝黃皆在瀉胃與溫胃而已特於太陰或用桂枝加芍藥及加大黃湯者此不遠于陽明也夫三陽三陰之以桂枝麻黃柴胡承氣四逆等湯之類主宰於正証而其他諸方則為兼証多端及寒熱混淆似而非者而設之則若君之安其位而百僚星列然應百端之變亦無掣肘之患矣或曰觀陽明篇出四逆湯少陰篇舉大承氣湯厥陰篇載白虎湯者則此雖陽位時用陰位藥又雖陰位或與陽位方豈其得謂承氣必于陽明四逆必於三陰乎曰不然其陽明出四逆之法方少陰厥陰舉承氣白虎之法方者此誠

此經之一大柱石而又治術之一大關鍵也何則今夫有患陽明病者而與承氣白虎有患三陰病者而用真武四逆者此固尋常程法豈為難哉唯至寒之似熱者與熱之似寒者則難認難察往往易誤爾故於各篇互舉其法方所以令人覺似而非者也從來諸家不察此義解少陰承氣湯則曰陽經傳邪故有此証又解厥陰白虎湯則曰陰經之邪復歸陽明也而至陽明四逆湯曾無論說特謂與少陰厥陰之裏寒外熱同義也噫果若其說則陽明少陰厥陰互其方而莫有定準謂之何曷為其如斯乎又西京中西子文曰陽位而裏寒陰位而裏熱錯綜其自變而之

變之轉機見其發活之縱橫如循環之無端也而猶且不寧於其心邪乃又云恐當是撰次之謬前後相矛盾竟無着落不知其與經旨相背馳也夫陽明之於四逆湯即承前條之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而相發且曰表熱則豈非似陽明身熱乎假令有下利清穀之寒證或又疑于熱結傍流之下利純清水故今臨其病而施術者豈非難認難察易誤乎其出四逆之一方於茲者即示少陰之似陽明者也是故惟此一條曰表熱裏寒而先表熱後裏寒者可見與少陰厥陰易復等篇曰裏寒外熱曰內寒外熱者異其句法是其文辭不繁多而明其陽明証之最多難取治

於少陰而却取之於少陰者也此作者臨文所苦心而下字者可以思矣如少陰厥陰之四逆湯則固其正証故曰裏寒外熱而先裏寒後外熱可見經文立辭片言隻字其不苟者如此矣由是推之則少陰厥陰之於承氣白虎亦其示陽明之似少陰厥陰者可以觀耳夫如此然後始知三陽三陰正治應變法度井井繩墨不爽而足觀上世遺經之本旨燦然著明爾學者潛心而熟讀則知余之言不誣也

辨陽明少陽先後

邪之冒入先中其表而為病謂之太陽病更深一層而入

半表半裏之分謂之少陽病又以次漸入胃謂之陽明病而傷寒論之立次第先陽明而後少陽者何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又列子論三才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者為人此皆先舉上下而後中間者爾由是觀之先舉太陽陽明以示其表裏然後舉中位之少陽者此古之義也又素問云一日巨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而論逐日傳變者是固一家言也張王之徒未明此義於傷寒論中補入三日陽明脈大二日少陽脈小句者不深考耳明戴元禮云太陽在表少陽表裏之間陽明在裏自外漸入內次第正當如此果如傷寒論中所說一日太陽二

日陽明三日少陽豈可第二日病在裏而第三日方半表半裏者乎愚固不能輒反其說然於心終所未安噫戴也已疑之然未知內經與傷寒論各一家言為逐日說所縛束竟不獲晰其本旨惜哉

表裏論

表裏也者乃內外之分也而其曰表証者肌膚受病之稱即謂之太陽病是篇首所謂頭項強痛而惡寒發熱脈浮緊浮緩者即其證也其曰裏証者胃中受病之名而岐為寒熱二證即謂之陽明病少陰病也其陽明證即腹滿不大便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所謂胃家實是也其少

陰證卽脈沈微細但欲寐吐利手足寒是也夫雖有寒與
熱之異均統之胃中故俱謂之裏証也今釋論中所載其
舉表裏者凡三十有一而單曰表者四曰解表曰表未解
曰表証仍在曰攻其表是也又表裏駢言者十有三曰無
表裏証曰有表裏証曰表裏不解曰表裏俱虛曰表裏俱
熱曰表虛裏實曰表有熱裏有寒曰表熱裏寒曰裏寒外
熱曰內寒外熱曰有表復有裏曰半在裏半在表曰表解
裏未和是也又單稱裏者十有五曰無裏証曰病為在裏
曰悉入在裏曰熱結在裏曰可攻裏曰裏有熱曰裏虛曰
溫裏曰寒濕在裏曰瘧熱在裏曰陽絕於裏曰苦裏急曰

沈亦在裏曰緊反入裏曰內拘急是也夫表卽專指太陽
則無復可論焉然至其謂裏則指胃熱與胃寒而時或又
汎言則不可不辨焉其指熱者則論曰太陽病六七日表
症仍在云云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
者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又曰太陽中風
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熱熱汗出發作有時頭
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
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又曰傷寒十餘日熱在裏云云
又曰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
云云並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又曰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

裏有寒又曰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云云又曰汗出譫語者有燥屎在胃中云云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大承氣湯主之又曰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為在裏云云表虛裏實久則譫語大承氣湯又曰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云云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為痰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又曰傷寒痰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主之又曰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白虎湯主之可見其謂裏者繫之於胃熱而言也其指胃寒而言者論曰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云云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云云又曰少陰病以二三日無裏証故微發汗麻黃附子甘草湯又曰少陰病脈細沈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又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云云通脈四逆湯主之又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又曰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又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又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又曰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裏虛也為難治也是豈非係于胃寒者乎又

足冷云云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云云又曰少陰病以二三日無裏証故微發汗麻黃附子甘草湯又曰少陰病脈細沈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又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云云通脈四逆湯主之又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又曰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又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又曰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又曰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裏虛也為難治也是豈非係于胃寒者乎又

以謂表裏證者釋者或以為柴胡證謬妄殊甚論曰太陽病外証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又曰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証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又曰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証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水逆五苓散主之今以斯三表裏証參攷諸其他謂表裏者蓋表即太陽証裏即專指下利嘔逆而或又指手足寒者無疑焉何則承氣証已曰無表裏証則裏之非胃熱者可以知也且觀霍亂病用五苓散則裏證之為吐利益可以確也豈得為柴胡証哉其

以表裏証為柴胡症者蓋被承氣湯曰無表裏証者眩惑而為之說豈理乎哉其論柴胡証者論曰傷寒五六日云云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云云若直曰柴胡證則胡可以稱表裏証者混於是乎哉諸家解表裏症有數說今不繁引又若指裏而汎言者則論曰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裏云云又曰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為不可下也又曰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又曰太陽病飲水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此雖皆統於胃中亦汎言者耳其他繁反入裏一條

當是言浮緊脈變于沈緊者較諸少陰篇脈暴出文則謂脈之入者或亦有之然未穩當姑存疑而已夫邪之在表者不拘于三陽三陰總取治法於汗解故陽明之有表証也尚用桂枝麻黃至于太陰之有表証者尚猶用桂枝湯則固不與太陽治法異也特觀少陰篇舉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而治其表証是亦以附子伍于麻黃則亦唯不過發其肌表而顧其裏寒耳是以凡表証也者唯偏於汗解故不須費辨也至謂裏者則証有寒熱之差治有攻補之殊乃指陽明與三陰則不可不辨白也又至謂表裏証者則其稱裏者其指寒乎將指熱乎人或眩惑

是所以不厭繁雜審列數條以証焉也

陰陽辨

夫陰陽之義廣大難測其所指尤多端大之則天地日月小之則君臣夫婦其他天地之間含氣之多亦莫不有陰陽者而傷寒論之於陰陽亦其所指不一焉有指表裏內外者有指血氣者有指寒熱者又有血氣內外兼言者有指邪正者有指三陽三陰者又有單曰陽氣指邪熱與火邪者或又有指津液而言者有指元氣正氣而言者矣夫三陽三陰者即寒熱之大綱也太陽少陰者陰陽之基本也而其指表裏而言者論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

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又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又曰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又曰藏結無陽証，此豈非指表裏內外者乎？其指氣血者，論曰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又曰陰陽俱虛竭則身體枯燥，此豈非指氣血者乎？又其兼血氣內外而言者，則論曰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又曰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此豈非兼血氣內外而言者乎？其指三陽三陰而汎言者，論曰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陽去入陰故也。是也。其指邪正者，論曰傷寒六七日不

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是也。其單曰陽氣而指邪熱者，論曰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証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又曰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云云，設面色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此豈非指邪熱者乎？又有指火邪與邪熱者，論曰太陽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云云，而若其曰陽盛則欲衄，陰盛則小便難，則此豈非指邪熱與火邪者乎？又其指津液為陽氣者，即論曰病人脈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

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云云其他曰亡陽曰無陽者亦皆指津液而言之也指元氣正氣而言者論曰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為進也其他若陽微結純陰結之類亦指熱邪寒邪者也或又男女大病瘥後因交接遂為病者謂之陰陽易此夫婦互相換易之謂也又若陰中拘挛陰頭微腫及疼引陰筋之類並指前陰而言之爾且夫於脈之陰陽亦或指尺寸或指浮沈則可見其陰陽之義所指尤廣且多也故素問云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舉數也已上所舉雖有純古續法後人續論之殊

乎其陰陽之不可一定者如斯西京中西子文為表裏統名則未深攷耳學者勿膠柱鼓瑟矣

用方論

物非由古則不足以為法焉事非原聖則不足以為教焉故孟軻氏之說時君示門人其所議論雖絲緒萬縷一篇一論必引書或詩而述仲尼之意以明先王之道矣是以後世明主賢臣皆莫不崇三代之法而奉仲尼之教矣在吾醫亦非由古法以原聖教則焉能別知病之表裏虛實淺深藥之汗下溫涼攻補也而醫經之最古而聖言之存者即靈素難經與傷寒論而已然而其書大約成於漢人

之所編纂而敷演續添固多又各一家書耳且靈素難經雖有法論其治術則惟詳于鍼灸而在湯藥則略之矣特傷寒論則其法其方森然具列而病之表裏虛實淺深緩急藥之汗下溫涼和解攻補之法詳審辨明纖悉無遺焉雖其名之稱傷寒實是治百病之規矩準繩完乎備于茲則吾將取法於傷寒論而傍援引靈素難經以羽翼於是矣是吾門之所道也雖然其取法復有道焉夫法雖誠貴由古非徒限乎傷寒論中湯方用之而已又非特爲以汗吐消息補瀉輕重先解後攻先溫後解亡血虛家之不與瓜蒂表不解之不宜白虎嘔多之不攻陽明又初頭硬後

瀆者與用小承氣不轉矢氣者皆戒攻下津液內竭便硬者復禁攻下得下而譫語止則止後服陽明之汗出而渴者禁猪苓脈微弱之戒汗吐下又禁大青龍嘔家之不可與建中湯之類治傷寒之限法也吾所謂法也者卽以是法方譬諸木工之有度矣夫傷寒論有表裏虛實淺深緩急汗下溫涼和解攻補及其他諸法者是猶木工之用度造高堂大廈作荆室蓬戶或又制瑣碎器物乎雖其大小巨細事物各異以規矩繩墨則高庠濶狹方圓尖楮莫不皆成焉故傷寒論有斯法方者正是視百病之規矩繩墨也因照之於千狀疾患萬家醫籍而詳其表裏虛實淺深

緩急與後人立方之寒熱溫涼而依據其規矩繩墨乃適以用之而不差不失則知貴古方而不賤新方雖夫俗間奇方妙藥亦隨病宜採用之也其由古之法而用今之方豈特古之是而今皆非乎哉惟在其能揀法方也已夫奇方也者謂凡有斯病而與斯藥則必然奏效者也即傷寒論中咽痛用甘草湯桔梗湯苦酒湯陰陽易與燒視散者是古昔奇方之最燦然著明者也若工之不便推刀而用起線鉋不宜鐵鏈而用攻石推然推刀豈能為起線鉋之用鐵鏈又曷勝攻石推之力燒視桔梗苦酒之方俱為一病証而設焉故吾取後世百病之奇方而用之者便原于

此也然後能併取古今方酌用之則又猶公輸子魯班之作具盡備而良材佳木盛然於其前乃臨百病彼王古方此與新方又奇疴沈瘵小恙苛疾隨時用奇方妙藥其如此而後古方新方單方眾味奇散妙丸隨宜而行之應機以施之取諸左右無有牴牾是亦公輸子魯班之鉋鑽鋸鑿隨宜以施之百器千屋應手而製之而其則不爽者豈非邪即是吾所謂道也近代一二老執于古方之甚視虛勞欬嗽即與小青龍湯如結毒骨痛項背强者或用葛根湯因食積而胸脇苦滿者仍施小柴胡湯終至其斃尚恬然不顧曰我用對証方以治疾其死也天命爾自以為非

仲景氏之方不敢用矣。嗚呼傷寒論所以教人悟示法方之變化轉移之書也。彼欲以是限于其湯方治萬病豈果殫於是乎。夫仲景所集之方具載于傷寒論中而金匱要略亦載方尤夥矣。雖然此書宋王洙始得蠹簡其後孫奇之徒纔補綴以所傳也。詳攷之其可疑者十之七。今舉其可採用方以合之傷寒方內而視之則其方固不為鮮矣。雖然吾竊熟攷之其祖方則蓋不過于三十方而已。其他則增加乎彼減損乎此。或合二方而作一方。或品味同增減其分兩而異名與主用者耳。蓋以方一定而病無定乃示隨病轉移而方亦有變化者。可以觀焉。孟子曰大匠

授人以規矩豈其不然乎。故前輩為羣方之鼻祖者職是故也。是以非究傷寒論之法論則不能以識百病之虛實寒熱焉。非極傷寒論之湯方則不能以運後世之方藥焉。又識傷寒論有奇方然後俗間妙方可得而用焉。是謂之取法有道也。故曰物非由古則不足以為法焉。事非原聖則不足以為教焉者。其此之謂也。

傷寒百十四方辨

傷寒治方古哲皆稱以為百十三方。余獨以為百十四方矣。何者與水者是治療之一法。爾前哲外是不敢入治法中者何也。論曰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

醫學彙編
卷之二十一
眠欲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又曰太陽病云
云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
者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又曰厥陰病欲飲水者少少與
之愈此豈非治療一法耶夫不論陰陽二証凡胸中煩熱
咽喉乾燥大渴欲飲水者宜與新汲水一二口其潤燥生
津除煩和胃之妙無過是者但不欲多與而已吾門以是
姑命曰天生潤燥湯世人畏新汲水性寒沸湯而冷之然
後與患者以為穩當甚不可矣凡熱湯反冷則其性寒於
水所可深戒也漢五行志云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
則為水不可不察焉

加減論

姜黃著韜略而師旅可方焉張王傳湯液而醫事有法焉
則洞其法然後量病之虛實而藥之攻補可得而發焉此
猶諳兵法奇正而施攻守之方與夫醫之治疾博覽醫方
該括百家然後每視百病將前賢之成方不擅增損一味
應奇以發之應正以投之而其所向多得効功則此誠可
謂博採而能運者也爾吾少也有志于茲因遂採集古今
方者無慮向千乃以為假令行加減法非前賢之所定則
不音自移而及視眾疾患狀千變無有常態湯藥一定若
鼎銘然雖索搜擿數百方不能悉應萬派証於是乎吾

斷然為取前賢之成方而臨機自加減者矣夫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浮緩者即桂枝湯之的證此誠成方之所宜也若加以項背強一証也便加葛根兼喘則加厚朴杏子發汗漏不止四肢微急者加附子其他增減一二味而改名殊治者非徒桂枝一方而已也攷凡所加減者豈限某某方者也乎由是觀之不論古今湯方雖無加減例者不得不臨時加減也若夫執泥而為不可移易則此趙括讀父書而為婦女子所嗤笑之類耳是以至其証之變化雜出則雖用何方不得弗增加減損也吾試舉對病處方之大槩矣夫醫之臨病處方有用古人之成方者又有

採古人之意七八而用我之意二三者又有古人之意與

我之意各相半者又有於古人之成方中換用一二味而

其所治異寒熱者竹葉石膏湯去石膏加附子名既濟湯之類是也又有假古人

治彼病之方而施于此証者王頌以真武湯治勞症江篁南以竹葉石膏湯治霍亂周

用俊以旋覆代赭湯治翻胃之類是也又有與古人所舉主治其証雖不盡

符依其一二証而用成方者又有古人所列之証候雖不

盡備用成方者又有用成方而兼用他方者有兼施丸散

者又有主丸散而客湯藥者又有晨與暮異用方者薛已

益氣湯暮用八味丸之類是也雖然以用古人之成方者與兼我意一二

者為之正法若其所加味之藥過成方者吾門之所深戒

也雖然至變之又變則有自以意立方者又有先純補而後下之者又有緩補而間取下者又有用補藥而兼補丸者又有與下劑而兼瀉丸蕩散者又有湯主理氣而丸開鬱者或湯和胃而丸殺蟲或丸則磨積而湯則溫散之類其他則可以推知矣又如芩連大黃苦參龍膽吳茱萸之苦當歸地黃甘草大棗天麥二冬之泥膈川芎白芷草菓蕪荑之香臭凡此等藥品可用于病而患者不得於口則去而不入于湯乃芩乎連乎歸乎地乎其他或一品或二品作丸而兼用之臨機應變隨時而行其宜者此在醫人之權即古人所謂醫者意也是也已上所述吾二十餘年

所既所親歷驗者爾雖然反復深思傷寒論之要處然後可始行之若草草看過而妄施之則猶未嘗學兵法而帥師而為戰邪其不取敗者幾稀矣

分兩論

醫之臨病用古人成方也其分兩不可不審固矣雖然度量之制古今沿革不同是以千金和劑三因等書略舉其異同乾坤生意亦復載之如本邦中村惕齋三器全書荻生徂徠度量衡考俱舉周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元明之度量以詳與今之度量有異同焉而二氏之考雖互不同實可謂後學指南也而後之醫家崇古方者本二氏之

說指摘其一二而辨駁之著傷寒湯方之分量考者頗多皆以為用仲景之方而其分兩一有差易為效彌遠乃欲釐毫輕重無差謬焉以余觀之方之有分兩若軍之有陣法然方之分兩雖不差証之變化無定態則豈拘攣於分量而可冀愈病哉夫軍之於陣法亦古今沿革互不同有一代之兵戎則有一代之陣法若夫泥法律不知變化則律存而陣愈離若拘分兩不知變化則方存而病愈增蓋周制車一乘卒百人三人為甲士在車上分為四隊隊各二十四人分布車下前後左右挾轅以為軼此一乘法也今姑舉柴胡一方以論之夫用柴胡半夏各半斤參薑各

三兩大棗十二枚而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者此其定律也猶陣有一乘法矣今夫設其乘法而雖行伍整正然而平原山澤異其地勢敵兵多寡因時殊焉柴胡分兩煎法雖不差毫釐而臨病然而邪氣輕重殊其勢見証錯雜因時異焉當此之時分兩與乘法豈得皆確守之哉是以為醫者隨病之變態而減其藥增其品或作大劑或作小劑為將者度敵之形勢而行動靜疾徐分合進退之法此皆臨時而施者也其權固在醫與將故曰善醫者不按方以投劑善將者不泥法而譚兵何者病有倏忽變遷之態而兵有因敵制勝之機也

醫學質駢
夫然則臨陣而拘法兵家之所深戒也臨病泥分兩我之所不敢取也雖然知陣有節制而戰始可為焉知方有分兩而治始可施焉庸醫不啻不知古今分兩有異同或以中華一兩也十錢為本邦一兩也四錢而妄調藥者猶不知陣有節制而乘敵矣是以為醫者宜折衷前哲所考證之分兩以究其大體而至其施術則亦不可深執泥也矣

知要論

蓋醫之道雖廣乎一言可以蔽之曰治疾而已然則就古今方彙而更蒼一二奇方妙藥以施之事則雖不深學問亦足以為醫也曰否凡為醫者非讀六經則不能以識先

王孔子之道不能識先王孔子之道則不能以識仁義禮智之教不能識仁義禮智之教則不能以識醫之本旨不能識醫之本旨則與售藥射利者豈異乎哉此醫不可不讀六經者爾其他如管晏老列莊荀淮南之子班馬范陳歐宋三李之史及歷代鴻儒著作之典籍固非醫家專務則其讀之可不讀之亦可矣內經者醫經之最古者不可不讀矣夫弗讀之則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病引年之術中而經脈榮衛之行腧穴藏府之數不能畢識也不讀傷寒論則不能以識病之表裏虛實淺深緩急真假疑似之異與藥之寒熱攻補汗下溫

和及作劑之變化用方之消息也不讀本草則不能以識藥物之所主治矣不讀病源論則不能以識百病之見證矣此猶儒家有六經乎讀以上書者須務獲其要獲其要而後參之千金外臺以暢其支參之甲乙銅人以廣其針灸然後取宋元而降百家書讀之則此書本經而立議論彼書歷驗而設法方此方祖彼方而制作或合某藥而作一方或原何方而增加者或減損某方而改名者剽竊者獨得者發明者自顯明昭著而輒方治病知先聖前賢論外更有官料草藥之所各宜則覺視病有無窮滋味愈勞愈佚愈苦愈甜又識得脚氣痘疹梅毒等古無有之之類

而洎觀後人所著論書業已先賢集獲燎然於吾胸中則其採用之自有法或以意立方亦不失其規摹或又讀書有所發明則舉以更詳確治疾有得奇功則錄以備後證於是乎又愈學愈不厭愈思愈不盡此所以醫之不可不學問也其已學而至能治疾覺其意味則雖欲不學亦不能敢廢焉若夫不學問而唯披索古今方彙等書以是為足則不能知應病之變化有治法之微妙機宜遂不免膠柱守株之弊也是猶未能操刀而割錦也其傷實多雖然學問之道廣大浩渺莫有涯極若夫欲盡讀六經子史盡究醫經經方然後成醫則雖至白首竟不能成焉也是以

自古逮今貫通儒書精專醫伎者其歟幾今姑以吾井蛙之見論之凡如儒家書不欲殫精極微只得其大要而足焉在醫籍固不可不讀也雖然內經一書文氣堅峭持論高遠率皆勝于理而益於術者什之二耳宜擇關係于治疾者最能精核詳密而操其樞要切於時用者如傷寒論百病之寒熱虛實治法之溫涼攻補盡具于是書則不可不覃思竭力參考互觀以究其微奧也如本草龍犀麟鳳厠籌人蟲及一切服器之類不管醫藥者皆不欲極力以詳確近今之為本草學者常辨論草木形狀終身役則醫而校其行則皆索駁之徒耳豈得稱醫哉特於日用常施之藥物中宜辨其

真贋因其所出州土而審功力有優劣也雖然在天才卓絕之士則古今醫籍豈其論焉又至于六經子史百家之集及稗官小說之類亦不得不盡讀之窮究也曷為博學多識之非也乎哉唯在先醫家要務而後其他而已夫醫之所以勵學問者固在治疾二字上故凡讀書之法專求察寒熱虛實表裏緩急死生存亡者固勿論焉吐利厥逆反宜涼解焉腹滿便難或宜溫補焉又舍其本而治其標置其標而療其本之類此實治療之緊要事仲景一部傷寒論其要處亦不出于此也又至小恙奇疾則雖俗間草藥有奇於彼神於此者亦宜博集以擇用此謂之知要也

若不察斯等要處徒涉多岐檢徧群書而不知約或踟躕字句間翻閱經典字書藏經等以費其力假令字義精覈無益于醫事則不過使觀者目駭而為誇具而已是故凡觀醫籍者先攷其文求其義可以得其要然後辨其音詳其字義者此其次也若欲鋪張博識而求字義於遠究難窮之物品或事詩藻或嗜儒書者則雖博貫載籍不能得治疾之要遂不能免諺所謂學醫拙于治疾之譏也古人云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不可不察焉

傷寒死證發明

傷寒論中舉死証難治不治陽絕証者凡三十有二條莫

不悉具焉醫者常諳記服膺而臨証之際不可以不審焉余治傷寒有年於茲每臨証用意刻苦不啻也若遇危篤証則殊洗心滌慮沈默涵泳以詳考其可治與不可治又且擴充論中奧義乃加減於本方以與之或取英賢之立方更增損以投之奏起死回生之効者不鮮矣而其潛心精意屢驗諸病者之間復得發明死証若干因姑舉于此同志之士其或有取于此歟

傷寒十餘日或發汗或吐下或和解後病尚不解脈續細數纓脈潤動不止者病為進也○凡傷寒若其人嘗有痰勞肺痿下利發瘵及脾腎虛憊心氣鬱結產後血氣不調

等証而罹此病者多難治蓋舊病本缺也○傷寒七八日
 過經讖語大便或下利或不下利病人對師對看守而笑
 或不對人亦時莞爾笑者必死○不論傷寒雜病其人精
 神昏憤不省人事者手自緊握傍人之衣服或其手而不
 欲離之者必死○傷寒十餘日其人精神清爽反短氣肩
 息者難治又有虬上膈上短氣嘔逆者四逆加半夏烏梅
 蜀椒湯主之○傷寒八九日若十餘日已發汗復下之後
 醫診視問其所苦病人兩目無神漂汎茫洋與醫之眼神
 不為相對而漸言者多不治○傷寒五六日自下利後不
 論讖語鄭聲晝夜無休時者死煩躁不止者亦死○病人

卧而覆被則如無病起則頭眩振振欲仆地飲食不進肚
 腹有熱反不渴舌上乾燥無胎赤色者後世謂之鏡面舌多致不
 起○傷寒十餘日後大便下利其色漆黑者及瀉血多者
 俱多難治加噦者亦復然○傷寒十餘日已經汗下溫補
 病尚不解煩躁悶亂不安譫語者幾在死證中此證宜擇
 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淨府湯之類兼與熊膽間有奏奇
 効不可不識焉

胸中攪痛

不論傷寒雜病有其人胸中攪痛煩悶不寧不拘其痛時
 止與否凡服湯藥則轉入轉吐者此不涉于真心痛亦非

水逆證斯証必吐蛇而始安者也不可不察矣

初病嘔吐

始得病頭痛發熱惡寒脈浮數者乃與之發汗之劑而湯入腹中即嘔吐者此以寒飲在胸膈爾不必患焉有之者邪氣去却早矣所謂吐中有發也此際之治法雖古方有葛根加半夏湯不若本事方中竹筴湯穩且妙矣方竹筴葛根半夏生姜四味也

累月癩疹疾傷寒不永發治驗

天明乙巳季春予舉體忽發癩疹其形小者如米豆大者如梅李或如臂或如拳匾壓不甚起其色紅赤癩痒異於

常又以被蓋覆身體得溫則癩痒殊難堪焉乃使人爬搔之猶且漠然仍爪腫上甫覺少定若其最不可忍則以三稜針刺其腫上出少血以纒就寢矣如此者一月一發或再三發因服敗毒當歸之散飲及升葛苦參之湯丸等略不見功商之友朋亦無異見最後多服獨味紫背浮萍似有少効然每遇天陰雨必發焉至丙午初夏大發如丹毒狀癩痒尤甚且頭痛發熱惡寒項背強急無汗脈浮數乃以葛根湯連飲數服大汗出而熱稍解後反背惡寒者太甚余以為是轉陰急證即作芍藥甘草附子湯用之二日更加煩躁筋惕急嗣用大劑茯苓四逆湯而灸氣海天樞

少海各三十壯余語荆妻曰我今嬰于是病則死生存亡固不可期焉若過一二日恐不省人事若夫如此則當請治於桂山劉夫子其藥餌不効而縱死亦無恨耳何望生於凡醫乎哉果過二日則昏瞶撮空惡證百出乃迓夫子夫子仍以前方倍參附復灸前數處十有餘日而神爽調養數旬而得全愈自是其後風疹永不再發於是昉悟嚮發癰疹者蓋寒濕在分肉間時出沒者耳而不取治於溫補散寒而求發散解肌滋血之類宜哉其久不差焉今因患大病反失舊疾是亦不幸中之幸爾嗟乎今之所病實是直中陰證然以其無下利厥逆等若委附庸醫豈敢用

大劑參附乎哉况二二日內發熱未解之際豈誰能灸于是哉故特表而出之以示同志云

辨循衣摸床所以

凡病至危篤則必見循衣摸床撮空等證醫書未嘗究其所以余亦疑之久矣向余患此證而特始悟之凡病至危困則昏憤如寤如寐如記如失其睡也惡夢紛紜當其不眠之時亦如夢而其妄掇空指地或拈衣尋縫者何也是即眼前常見卵桃拳毬等物轉轉飛走或在床邊或在被上因乃欲手自拂之捉之也當是時看視人進湯藥或厲聲而呼則遽然如夢始覺此余之所自疾而自驗也

示傷寒當撰看守人

疾傷寒之人病勢盛則邪侵其心神也是故不避親疎謔言妄語或棄衣而欲走或裸體而將入井其狀如狂又似大醉人矣凡有此疾之家須不論證之輕重使守病者常不離其傍矣余嘗曰擊本街采段舖年二十七傷寒七八日發熱汗自出脈弦數有時雖謔語飲食不甚減亦略議產業事乃樓居焉命一僕看守僕見以為非劇証其守視亦自麤焉一日彼僕下樓之廁患者視傍無人乃乘其間竊自開被而離其床遂出衣箱中所藏之劔刺結喉傍伏劔而死焉又一諸侯小臣喪妻於痘瘡悲愴交集未月餘

而患傷寒家貧無奴婢因其宗族傭一老婦以守視焉乃迎余治之而每旦使同僚一奚奴轉諭其病狀可否及飲食增減以請藥第四日余往視之脈狀証候異于前日乃診其腹皮上澀如拊松樹皮因發開衣被而熟視之創瘕一道在臍上自右達左流血乾枯滿布于腹部余愕然問曰奈何如此也患者軒渠笑而從容答曰昨夜我以刃割腹耳老婦聽斯言驚懷而始得識之余顧而叱婦曰汝在傍不知是者奈何也嗟乎曷得謂看視者耶婦默然矣然幸其傷處以未甚深不生他証服藥數日而獲全安是故凡疾傷寒之家須撰細心質直人而令常在傍必不容託

於戇愚無智人也假令其病輕宜一切刀劍以至庖厨瑣碎之又總辦事後即便深藏之此醫病一家之所可最誠慎焉是亦陰德之一端耳

傷寒戒忌

陳治道云傷寒新瘥後但少喫糜粥常令稍飢不得飽食反此則復○不得早起不得梳頭洗面不得多言不得勞心費力反此則復○瘥後百日内氣躰未得乎復犯房室者死忌食羊鷄狗肉肥魚油膩諸骨汁及鹹藏鮓脯油餅麪病再發 余亦有戒忌以補陳之未備不得酒酢生蔬早食反此則復○不可大怒大喜大驚大哀犯此則復○

四時衣服可適其宜反之則復○起則不可中風卧則必宜覆被反此則復○不得早剃髮不得早浴湯反此則復○瘥後勿欲早出官務勿勞心於活計反此則愈遲

灸法

觀傷寒論中舉灸法者曰少陰病當灸之曰厥冷無脈者灸之曰灸少陰七壯曰灸厥陰曰當溫其上灸之之類未指其穴名此亦與言針足陽明者不異矣蓋使人臨時擇其孔穴者耳余嘗少陰危篤証與四逆輩太齊則每每灸大谿盲俞神闕氣海關元等而奏奇效下三穴雖非少陰經穴臍者人生蒂脫之痕凡人之在母腹取養於臍帶

見產科 故火氣之達於五藏六府莫此捷 關元氣海亦在 其傍能達溫溫氣於裏也近讀龔信古今醫鑑曰冷極唇 青厥逆無脈陰囊縮者急用葱熨法或吳茱萸熨法并艾 灸臍中與氣海關元三十壯最佳可見前輩已行是法

灼艾大小多寡論

凡不論嬰孩丁壯老羸之殊有暴疹危疾而灸於是則艾 炷之大小壯數之多寡非醫之可預定焉視病人之勝火 氣與不勝乃其大小多寡自從焉何則病雖深篤其灸於 是而透徹痛楚尤甚不堪其苦則雖欲如法悉其壯數豈 可得乎哉又其診候以輕淺便灸於是艾炷先以雀屎大

而若不徹則繼之以赤豆大然尚且不透徹則不得不更 以黑豆大以樵子大也而其壯數之多寡亦復然譬其始 將灸五十壯乃行之而竟漠乎不徹則至百壯二百壯可 也若又方灸之時病者不堪痛楚則雖欲能盡壯數其可 得乎是以其壯數之多寡艾炷之大小非醫之所可預定 焉已行是而乃倍多之實大之減少之緊小之鬆軟之此 卽其大小多寡為病所教而醫乃行之者可以觀焉故至 于暴疹卒疔危病篤疾艾火不徹者則晝夜陸續頻頻報 之不論日數至其大徹而漸小炷減數而後止焉余嘗治 小兒馬

脾風慢驚風等日灸七八百壯或至十日或 至十餘日而奏奇效甚多詳于保嬰須知 若夫癰疽疔瘵

積勞瘵蟲証等凡涉緩病者測其症之淺深乃定其壯數或每日或間日或間三四日而復報之唯不要其炷務大耳此吾門日常所示子弟輩也唐孫思邈論灸法甚詳審以上瑣說雖非不載然其所論混淆紛雜不能使後學得其要且至其曰凡新生兒七日以上周年以還不過七壯炷如雀屎大固不足以為法則焉今揀一二可取者以舉後項其他則學者宜就原書而淘汰焉

千金方云凡點灸法皆須平直四體無使傾側灸時孔穴不正無益於事徒破好肉耳若坐點則坐灸之卧點則卧灸之立點則立灸之反此亦不得其穴矣

又云凡言壯數者若丁壯遇病病根深篤者可倍多於方數其人老小羸弱者可復減半依扁鵲灸法有至五百壯千壯皆臨時消息之明堂本經多云針入六分灸三壯更無餘論曹氏灸法有百壯者有五十壯者仍須准病輕重以行之不可膠柱守株

傷寒汗疹

傷寒病中有不見三陽三陰正証似太陽少陽合病而一等殊者其始有發熱頭痛惡寒一二日而頭痛惡寒止唯發熱不解脈亦不甚數舌上白胎或微黃或汗出或無汗或欬或不欬大便時瀉而其熱雖不甚經十餘日而依然

不解發汗解肌和解之諸方並不效又欲用清涼則無的証欲投溫補亦復然因詳推之亦不外于少陽部位唯和平之劑宜守而用之在古方則大小柴胡湯柴胡桂枝湯之類俱加鼈甲於新方則九味清脾湯桂芍參耆湯參歸鼈甲飲柴胡梅連加鼈甲湯之類以意商量而用之可也若見其邪氣寢衰則用新定益衛煎增人參以收功也此證數日後必發細疹子其形如砂仁大而作水泡即以指擦之則隨手沒滅吾門名之曰汗疹蓋鬱伏邪作汗發而凝結者爾是非常發於此等證又有雖劇証發焉者凡發是者向証之稍緩則為佳兆若見劇証中則不足深慶焉

不可不知也

桂芍參耆湯方 治傷寒裏虛表實行發散藥邪汗不出

身熱煩躁六脈空數 出倪朱謨本草彙言

黃芪 一兩 桂枝 三錢 芍藥 二錢 人參 各二錢 甘草 八分 柴胡 一錢五分

生姜三片 黑棗三箇 水煎服

參歸鼈甲飲 此龔氏治老瘡之方或傳云加柴胡桂枝

葛根枳榔治瘟疫熱久不解者此方中肯繁則効功如

神以藥繁雜勿忽諸 方見萬病回春

柴胡梅連湯 奇效 治骨蒸勞久而不痊三服除根其效如

神又治五勞七傷虛弱皆效

菘胡 前胡 烏梅 胡黃連 各三分

右咬咀每服八分用童子小便二盞猪膽一箇猪脊骨髓一條韭白半冬同煎至一盞去滓服無時

新定益衛煎 治傷寒汗下後身熱而煩自汗出四肢怠惰身體昏倦脈微細無力或又洪大而虛飲食不進至夜則舌乾燥或惡寒或渴者

當歸 柴胡 黃芪 鱉甲 各一分 甘草 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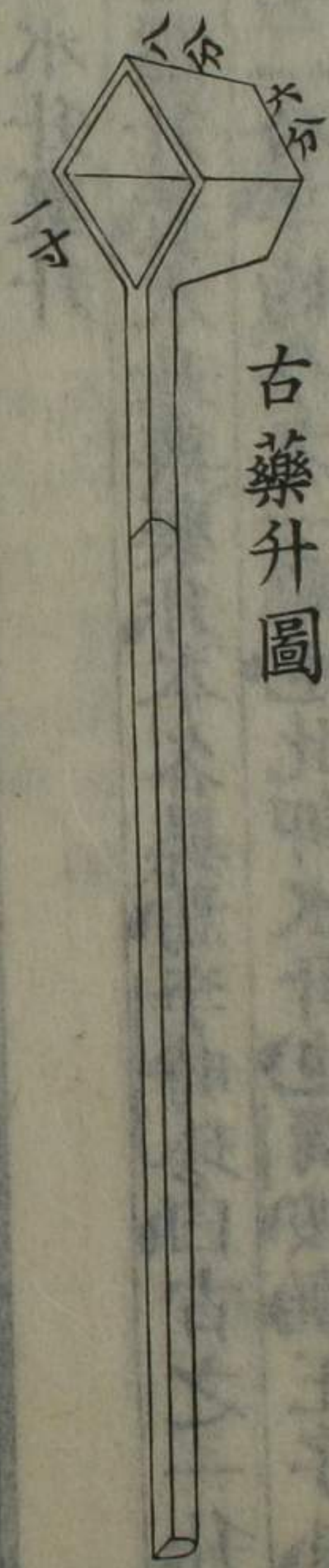
官參 即朝鮮種 白朮 各一分 生姜 五片 大棗 六枚

右九味烏梅一箇水煎溫服○若陽氣大虛者加熟附子炒乾姜 此方周所自製換用補中益氣湯其効如神

水升藥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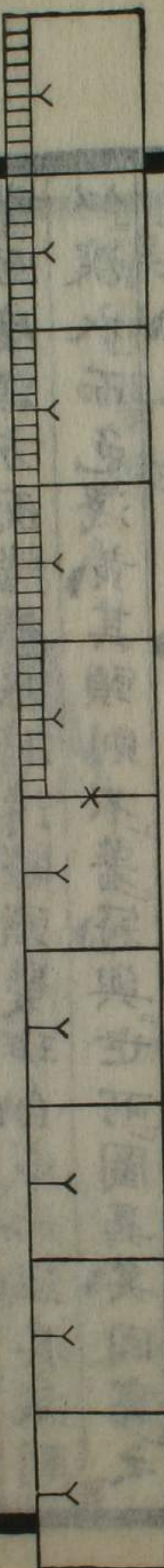
古之謂升者水升與藥升本各異焉李時珍曰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約今之一甌也此即水升也周按甌正字通瓦孟大口而庫淮南子云狗彘不擇甌甌而食俗謂茶杯為甌又按虞天民曰水一盞即今之白茶盞也合而考之甌盞並為茶杯無疑矣而盞之大雖未可知觀魏氏家藏方聖濟總錄等其他諸方書或曰一大盞或曰一中盞則盞其大小與本邦茶杯無定者政同也又錢潢註小柴胡湯方後五味子半升云所謂半升者非今升斗之升也古之所謂升者其大如方寸七以銅為之上口方各一寸

下底各六分深僅八分狀如小熨斗而方形嘗于舊器中見之而人皆不識疑其為香爐中之器用而不知即古人用藥之升也與陶隱居名醫別錄之形像分寸皆同但多一柄想亦所以便用耳此可見藥升與水升異焉周往歲依沈彤周官祿田考古尺圖制此升以此常調藥劑因今舉沈之所攷古尺圖說及依錢之所論所制藥升圖於左方同志君子依此圖式以制之



古藥升圖

古尺圖 周按今七寸五分半



右圖摹宋秦熹鐘鼎款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一周尺漢志鎰款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按宋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為周尺即此也詳蔡氏律呂新書蓋此於後人所定周尺中為近古且最著云 右出清吳江沈彤周官祿田考

卷外

夢中張仲景像并贊

古人書中往往載夢中授方或作詩等之事始吾以為是
 决出妄誕者而已寬政庚戌杪冬吾欲究傷寒論奧義而
 構思者不啻也言動食息坐卧起居無不往而致思焉一
 夕偶致煩躁有三義而就寢其夜正夢張仲景從一童子
 而來周再拜親奉顏色將問其道而遂覺矣其年六旬許
 豐頤廣額方面隆準眼睛清瞭頭髮斑白威而温其服則
 似淡衣而色淺黃其頭則不著冠與世所圖異矣因寫之
 題其上以示同志云

張仲景像



友人寒曦馬孟熙畫

伊尹之法所從來尚矣長沙太守能紹而明旃於是
方論肇定實為醫家之宗唯是謏謏管見之徒或好
竒或好新其所好既霧聿言亂真余懲如斯爰以發
憤覃思研精畧闢其玄廼思心之所致夢拜長沙氏
之神抑非惡乖其旨而為不屑之教誨焉則為千載
之後旦暮相逢之人邪嗚呼其所見者奈何茲圖以
傳之潤穎豐頤年近六旬其容奈何夭夭申申

後學片倉元周謹贊

伊尹之法所從來尚矣長沙太守蘇紹而明治於
方論肇定嘗為醫家之宗唯是博覽管見之徒或
奇或好新其所好既異其言亦異矣夫德如斯矣以
情重為研精其關其公地思心之誠致身梓長沙
之神抑非惡乘其責而為不庸之教誨焉則為千載
之後且暮相逢之人邪嗚呼其所見者奈何茲圖以
傳之潤穎豐頤年近六旬其容奈何天夫申中

後學片倉元周謹贊

